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十十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桊　蘭

謄錄監生臣馬衍宗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十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十

抄小集自序　明徐渭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

豈其蘄惜之意專致通于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于既去耶此其于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為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住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閭閻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録其餘稿于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為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于既去于孔雀山雞何異耶昌黎為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諂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

可以概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于公于人者雖然自安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録之也其不見笑于山雞孔雀也幾希矣

抄代集小序 徐渭

古人為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于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

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為古文詞即有為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啟之禮乃百倍于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于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調象菴集序 湯顯祖

萬物當氣厚材猛之時奇迫怪窘不獲急與時會則必潰而有所出遯而有所之常務以快其慉結過當而後止久而徐以平其勢然也是故衝孔動楗而有厲風破

隘蹈決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紆紆氣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辨之間固聖賢之所不能遺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東吳鄒公彥吉著調象菴集數十卷以余所好急取其詩而諷之已畢馬當其興屬而起澒洞合沓勃聿琗璨可使霆發電睒魚眺鳥瀾猝不可得而當也逮其法至而行則復倚儷澹淡切迭稽詣若晴雲穆雨堅車良駟逝不可得而

厭也文則皆名岳廣川之瓌其前而通人選賓之駢其後彪炳渙汗要於足傳而大致有動于余衷者蓋公才具高偉于世故亹亹之業開濟有餘而心目太明神骨太峻于貴倨無所可下於吏伍無所可偕用此牽意而酬殆非頻頻所了益自是公之進退無恒而天山有筮矣嗟夫有高才而鮮貴仕其與能靖者與折節抵巇非公所習則其鬱觸噴迸而雜出於詩歌文記之間雖談世十一譚趣十九而終焉英英沄沄有所不能忘者蓋

其情也至于今四海人士鮮不引重公者然猶大其才而高其氣則當時之嶽嶽一世何如矣雖然世人為其不可傳者而公為其可傳者噫而風飛怒而河奔世能阨之于彼而不能不縱之于此然公復自號愚公而謂余曰平生此道恒以酒廢病廢游廢頂更以事佛廢此殆不然公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纍纍而是公之廢無乃其所為興者與聲音出乎虛意象生於神固有迫之而不能親遠之而不能去者聞元成本寧二公當

過公所其亦以是諗之爾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湯顯祖

漢儒疏五事以水為貌而屬火于言誠不能無慨乎是令夫木之生其所以長潤森好㤀瑰曲折者大氐水之為也極焉而措之為薪火以傳火者木之神明也而言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傳傳以久則神明之所際也雖然顧可以忽貌乎哉人之貌也明暗剛柔成然而具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屬

藉其神明有至不至於其貌也無不可望而知焉國初大儒彝鼎之文無所敢論迨夫李獻吉何仲默二公軒然世所謂傳者也大致李氣剛而色不能無晦何色明而氣不能無柔神明之際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瑰如曲如亦可謂有其貌矣世宜有傳者焉間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仄驅使稗雜以是為可傳視其中所謂反置而臆屬者尚多有之亂而靡幅盡而寡蘊則之以李何其於所謂傳者何如也然而

世有悅之者焉華容孫公鵬初憂之嘆曰李何于斯文為有起衰振溺功王元美七子已開弱宋之路日已流遁長此安極且吾先公四世文林劑量二公為法已久不可以失而公又蚤負才志入讀秘籍出視省奏淹于今昔之故隱而益文嘗欲總史傳聚往畧起唐虞以來至勝國放遷史體為紀傳之書而因以檃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嗟夫公葢通博偉麗之儒矣至其為文封奏志序記讀歌咏引繩步尺取衷厥體勃益

者勢而延豫者情叩切者聲而流蒞者致賅此五者故幅裕而蘊深公之所以為文也蓋江漢洞庭為水淵鉅足以滋演文貌而鶉首祝融為火雄精足以顯發神明然則公之文為必傳傳而必久李何七子之間有以處公矣

徐文長文集序　虞淳熙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余衣青衿揖王李于藩李長鬢而修下王短鬢而豐下體

貌無奇異而括囊無遺士所不能包者兩人傾倖之徐文長小鋭之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遺湯藻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牘余亦不應囊空無士而晚乃包緐肥之袁中郎所謂桓譚者矣往余開龍月玉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偕來唉以餌食有楊家果中郎揉梅漿餌其章赤白因問當世文章誰為第一陶睨袁匿笑曰將無語長孺徐文長第一耶袁曰如君言豈第二人耶且讓元美家鈍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壁衣各駭詫聲稍稍

出衣外衮起大索此有賊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長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為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為若士身得其爍眉一為文長身得其韵之風流命之磨蝎衮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煒布實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膠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摶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真乙酒之法取以調劑

諸子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迨評選傳真爲第一矣無聞而駭詫者矣第燒猪了元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藉令展天屏遮天圉接文長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異日穎出於囊有利無鈍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子也奎形似履隻履不良于行文行遠者也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

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旣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寖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彚刻之及是嘆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寖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儆然謂能而羣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遽以爲凌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

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為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然微跡其緒糸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詘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廹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

無情而土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方其自喜為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敝之術也文

長老於庠阨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為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畧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于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與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為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曾太史集序 袁宏道

嘗怪退之論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為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為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訾其歎服以為絕奇不可及者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為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

所膾炙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笑之而退如魯太史獨以為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鹽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於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儁傷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為刁斗為樓閣敘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

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實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朴其不為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為老衲所姍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

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瀟碧堂叙 雷思霈

六經之外別有世界者蒙莊似易荀卿似書與禮左丘明似春秋屈原離騷似風雅皆楚人也古之人能於六經之外崛起而自為文章今乃求兩漢盛唐於一字半句之間何其陋也而道學先生更自酸腐見獨栩神情

之句即推而遠之曰文士家語見根極理道之譚輒三讓而避之曰異端家語於乎何其小視六經耶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强笑者不歡强合者不親夫惟有真人而後有真言真者識地絶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人所欲言有心中了了而舉似不得者其筆之妙與舌之妙令人豁目解頤鼓舞而不能已言人所不能言雖千古未決之公案與其不可摹之境難寫之情片言釋之

如風雨數千言不竭如江河言人所不敢言則世所幾平忽作神聖世所神聖忽作幾乎理不必古所恒有語不必人所經道後世而有知其解者人證我也後世而有無知其解者吾證我也石公詩云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能作如是語故能作如是詩與文如山之有雲水之有波草木之有華種種色色千變萬態未始有極而莫知其所以然但任吾真率而已昔人見先輩質其文曰兩漢也復質其詩曰盛唐也夫兩漢之

文而已非我之文也盛唐之詩而已非我之詩也石公之文石公之自為文也明文也石公之詩石公之自為詩也明詩也設有一人焉稱之曰子真兩漢子真盛唐其人色喜又復有一人焉稱之曰子文一代之文也子詩一代之詩也直超漢唐而上之矣其人更喜萬倍由此觀之不能自成一家言而藉古人以文其短是强笑强合之類也使其必古之人而後可則號為一代作者遂掩前良何以其喜更倍也石公胸中無塵土氣慷慨

大畧以玩世涉世以出世經世姱節高標超然物外而涇渭分明當機沉定有香山眉山之風諸所著作或古人所有石公不必有或古人所無石公不必無出入兩君子之間而要以性命之學證大智慧具大辯才鵝王之測水乳罔象之探玄珠則石公獨知之契恐古人不多及也石公楚人也今所刻有瀟碧堂集若干卷倘所謂蒙莊屈宋之外又別立世界者耶

苧蘿山藁序 王思任

曩孝立名噪越中予不得其面門人沈逸少數為予言是文長之後一人庻幾晤言在泄雲飛水之間也不意孝立被白玉樓奪去今年其長公亢侯出遺藳見示敘之以仲醇復申之以道之而孝立之鬚眉具有生色天寒雲甚煨芋酌魯竟讀其所為藳者則何其縱橫佚宕輿衍沖邃之多也世無仙才不得不逃之於鬼世多庸才不得不託之於聖孝立骨有九還之采腹如五色之絲詠古題今攷文徵事悉根於氣識之玄正葢飄飄乎

其欲仙而洞洞乎其將聖也試以向僧父劣生果能淩駕一篇而縮歸一語否使孝立再得俛首十年老其雄魄于純雜伏雉之後則臣弁奴懸縢嫁眉山俱未可知而惜乎天欲秘之徒使黄泉繡碧已也是藁也以苧蘿山得名苧蘿山豈獨出佳人哉

歇菴集序 黄汝亨

夫人具天地之心虚而已虚躍而為靈靈通而為道道演而為經經散而為文而詩賦傳記序述之篇溢矣故

文者道之器而虛靈者才之籥也文不明道不發乎虛靈之源即鐫金石爛雲霞垂不朽之業聲施後世亦才子之文耳矣然而風氣所幟擅才斯霸波流所扇偏理而王故才矜其道者秦漢之文也理掩其才者宋文也我明之有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輩也負秦漢之鼎而霸焉者也其有金華天台毘陵晉江輩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大雅哉約奇淫而振靡蕪其孰能軼之雖然虛靈之妙至道之旨其合離離合吾不得而定也三代而

後其人實難吾于漢得董子焉唐得韓子焉宋得歐陽子蘇子焉吾明得陽明王子焉之數子者吾不謂其吐即經詠即雅然而董之醇韓之剛歐陽之逸蘇子之通而陽明之悟於道皆殆庶而出入於虛與靈無滑也自陽明子没文士輩出近亦有壇壝秦漢人而俎豆宋人者然才為才矜理為理掩二者皆譏乃今得之周望陶子矣陶子於文有史漢有騷雅而長於序記其譚道謐性畧物綜事炯如也于詩為陶為柳間為長吉而品置

泉石嘯吟雲烟超如也其才不敢謂出秦漢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為宋人之掩學陽明子而不為辨說得禪之深而一秉鐸於孔氏無跡踐形摹而虛靈之所契追琢成文游戲成解結撰成法篤古而耦時卓乎為陶子之文行千載無疑也陶子淨寂如處女清瘦如山澤臞而靈活之機流露眉宇棲巖十七簪笏十三模楷人倫而不為標經緯當世而客其緒臨歿無散物亦無奇特啓手足而翛然已矣嗟乎此所以為陶子也所以為

陶子之文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序三十一 奏議類

諫垣存藁序 宋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

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

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為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衮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

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藳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敎之有迹云時慶歷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葢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

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

過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曽鞏

尚書户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

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覆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

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鈌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斯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忭為公之墓銘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明方孝孺

國之廢興存亡葢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機之得失皆如一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于天命哉故善為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於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

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逆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為不能强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為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于金而不復能中興人以為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

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為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没之地可汛掃而平黠帥悍將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慼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于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忘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

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鋭而用之中人皆可為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獲亦投觚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鋭氣以復讐雪耻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此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為之不盡也公殁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于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録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於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

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于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䟽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余肅敏公奏議序 楊廷和

肅敏公之卒於是三十又三年矣其嗣孫南京錦衣指揮承恩取其奏議彚次成帙以類相從分編六卷若巡撫若本兵若總督各三卷并附録凡百二十八篇諸孫翰林編修承勛又為之正偽謬亟以請于工部尚書李公士修刻梓以傳尚書蓋公從子壻也公為一代名臣

正不絶俗亷不近名其功業在朝廷恵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奏請之委曲非觀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於世固有待于後之賢子孫也初公之卒其子錦衣指揮宜具公事行屬予為狀以請銘於太史公其所述不能十之三四時予方從事史局得摘公前後奏牘及往日所聞于公者書之丘文莊公見之謂是足以盡公之槩予意猶以為未足今取奏議讀之果然公嘗語人曰

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公不恤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於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蓋無一不相酬者信乎公之為一代名臣也予生也晚於公無能為役而公最愛予往年丁家艱歸取藏書遺鄉人之職文字者公以大明律諸司職掌畀予曰此可為異日之用公知

我深矣獨愧老且無成無以為公報耳虞雍公嘗以鄉
里前輩文獻無傳為生之責予在閣中欲修范景仁張
德遠二公疏議録之以傳而未及公固二公之流也斯
集之傳予得而序之亦可以有辭鄉人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序三十二 政類

平賦書序 唐李翶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

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樸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繇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

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繇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鄰之人歸之如父

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人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繇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

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兵序 杜佑

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敎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涿鹿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偏海内强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縣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

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邑陵以為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令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勲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正權外移藩翰既從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顯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尒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

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惟明烽燧審斥堠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畧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剪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南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

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禄秩於是驍將鋭卒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覦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禄山稱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則強大而悖賈誼覩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

致誅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宜則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懐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一至於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令國家安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銛刃委之專宰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

蛇鳥獸人之聽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
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
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
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鶩鸖
之勢隨地形而變陣飈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
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
而無暇安能奮勇鋭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
恐雖敎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

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士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當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烏可徵則謝艾梟鳴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以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

兵術之要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令輒捃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慶歷兵録序　宋宋祁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縁井田作乘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内强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然

晩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强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馬卒之鋭而票者充之或挽强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馬卒之力而悍

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閒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隷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一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才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北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它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懾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

下者也慶歷五年令參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猷宿望
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蔽分几閣
非甚有紀令乃搜次首末鉤考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為
禁兵民兵兵録五篇合羣曹所分擿諸條所隱彙而聯
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併之區處戢如也彌衆而易見愈
詳而不繁雖五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
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録成
乃上于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

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别録示有尊也餘軍弗載略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維公練達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宥不周歲擢貳鉉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華戎魯衛信録總序　蘇頌

臣切惟念國家奄宇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凡為獯獫早以面内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寖以訓循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荒乃

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册副在有司其所以慮
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
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
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由故以
叙事冠於篇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國主乞盟之
請賜以諭㫖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
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衣
繒之賂我朝歳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歳幣恩意

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之别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途有回遠若非形於繢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

前朝廷所遺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彼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賔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之以詔録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賫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隷之衆霑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

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卹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干大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埸之虞帥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以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

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别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為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本源所自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彼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習於征戰嫺於射獵難以形勢馭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勢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多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禄三者相須並見於遠方

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為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軺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之為國非有奚渤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録而經制方略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禦撫綏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張皇之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凌

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耶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故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於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戰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懐遠人猶慮有司慢令取侮遂按圖籍揭為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師欲啓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

是書之作可謂規橅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以我涵煦大志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藁街質館行可致其來服矣姑撮其大要以副聖宸經遠之慮總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為上中下謹條事目具於左方

戊午讜議序　朱熹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彛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没則哀送之所以致其

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横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仇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

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年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奸謀之所共卻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伊國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丞相秦檜歸自邊廷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

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義而歡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

謂民彛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人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彼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為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仇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

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奸謀以誤國中則挾其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説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

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一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彛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肆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

顧反决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墮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仇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

倘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憲典總序　元虞集

皇朝憲典之作其篇二十有二焉而各以其序也法緣名興令自近始故名例為法之本衛禁居令之先百官有司守法以奉上布令以御下故職制次之敬莫大於事神畏莫大於知義故祭令學規次之刑以弼教威以戢暴故軍律次之禍亂式遏生聚易爭故戶婚食貨次

之爭起於無厭無厭者好犯上故大惡次之惡之初稔非淫即貪故姦非盜賊次之淫貪之作始於自欺故詐偽次之偽作於心徵於詞氣故訴訟次之辭窮則鬬氣暴則殘故鬬毆殺傷次之庶獄備矣庶慎興焉示為法者非罔民也故禁令雜犯次之知禁者罪可遠觸禁者罪不可逃故捕亡次之君子立法之制嚴用法之情恕無求民於死寧求民於生故恤刑平反赦宥又次之至於終之以獄空則辟以止辟之效成刑期無刑之德至

矣此其為序如是槩而論其為書則固五典之法書也治典非憲無以明黜陟賦典非憲無以杏出内禮典非憲無以儆傲情兵典非憲無以律驕盈工典非憲無以懲濫惡其事散殊其法周密故必隨事以分類隨類以表年綱以著其約目以致其詳初若因目以立綱久乃從綱而知目綱舉目張吏易遵行民易趨避而是書之體用庶乎其為得矣綱之所不能該目之所不能悉則有附録焉作憲典總序

政序三篇

明 海瑞

服官辨志正之在始馬首東適燕者也馬首西適秦者也毋曰姑往焉前途而徐議之前途而徐議之者必困之術也物之至愚者神故龜殼知吉凶鵲知風蟻知雨海鷗知機小民知其上知其上者不以言也不以貌也默感默應而已矣此其效之淺者也蓋至於無感無應而後深然而遷徙速矣不能待也雖然用是道者身既去而民猶化之理民之術在於省事省之而不可得者

存之可也若增事則不勝其擾矣窮鄉下里驚官府猶鬼神望胥皂若虎狼片紙所及無白手而還者彼所館者一室彼一室者乘之而斂其隣里利甚夥也胥皂知其然而厚索之索之厚則其所斂者愈厚然則輾轉為擾日甚也凡令行禁止之術不可必之小民亦不可必之大家而不可不必之於府史胥徒善御下者若將兵然目在旌旗耳在金鼓欲左則左欲右則右然時撫循之厚其賜予足其廪餼開之以為善之利而威常克厥

愛焉彼小民者可以平易親也彼大家者可以禮節閑也威嚴臨之則情閡隅而不通是重利胥史而禁令愈壅也凡為吏至於黷貨者必左右有小人導之彼其承事敏捷而愿謹以得吾之歡度其可以發言而吾不變色也承間以頭觸地曰死罪欲效忠言某項當沒貨若干無知者虛棄之以飽猾吏無為也令某事可賄行絕無知者也亦有藉口於家僮以通説者當此之時能變色按發之乎毋乃濡忍耶廉貪之路於焉判矣衣冠之

儔亦有巧於易人之守者故交際不可不慎也素廉之吏然後能直人之寃抑夫直寃抑可以動天地之德也不可不勉也廉不素立雖明知人之寃抑而不敢直夫不知猶可也知而不敢直此終身之憾也親民莫如令令之為循良甚易也然而有所不敢者畏與監司左也然則當奈何曰監司不嚴於君不尊於天吾百里之民吾有所受之也受之君吾畏君受之天吾畏天彼且與吾同畏者也彼不畏君與天然後與吾左吾又安能屈

事夫不畏君與天之人哉古人有言曰殺人而媚人吾不為也然則監司之才者奈何吾欲省事而彼好煩其令爭之則左不爭之則民擾奉行之則力不足不奉行之則見謂不愛民曰必也謹行之而勿擾乎察於上下之情因其勢而利導之小心翼翼可也且以不擾而待不得已之擾民亦不病矣大抵君子之愛民也猶父母之愛子也吾所稱者率吾所慮思也今父母之為其子多有出於常情所慮思之外者矣能出於常情所慮思

之外以愛者乃民之父母也

其二

學者內以修身外以為民爵位者所託以為民之器也故服所以溫體也而以體溫服則愚爵位所以庇民也而以民庇爵位則悖古之人蓋有遺其身忘其家以急民者矣況所重不若身與家者乎爵位者物之倘來寄者也身者生而有者也家者與身俱有也故爵位不若家與身身家重矣而古人為民輕之何也為有重於家

與身者在也非民之獨重為心之不可解者重也故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夫爵位者亦君子所藉以養人者也而持一身之爵位以比於天下若毫末之著馬體也今以爵位之故坐視吾民之困苦饑凍宛抑而不為之所是以所以養人者害人殺無辜以爭馬體之一毫也豈不左計矣哉於彼有毫末之得而於此有丘山之失矣自古有官者未有不云守也不有攻者奚事於守今猶古也無

不攻也而縣官者衆攻之所萃也故必有墨翟之守而後公輸之技窮然而守之無具者豈徒坐困且開門以延敵矣故欲守官者守具又不可不蚤圖也或曰困之奈何曰否堯舜之世天下無失所之民以守官者處榮也桀紂之世天下無得所之民則守官者處辱也今上愛民之心宵旰勤恤綜名覈實奬良懲貪蓋孜孜競競矣未覩唐虞之民已見堯舜之君然則民之尚有失其所者有司未盡應也應之惟此時矣易曰比吉後夫凶

譬彼脊令飛則鳴矣雲從龍風從虎亦各際其時也第守汝官無患乎不榮此比吉之說也若夫襲故常而不變安宿習而不悟玩謨訓而不恤謂矯誣為可試是首之所嚮而足不隨心之所欲而體不從非天道也蓋必有隨之者矣蓋必有從之者矣吾慎夫比之不先而瞠乎為之後也

其三

或曰農夫勤四體利五穀商人冒險輕愛利厚逐仕人

苦行潔名利重禄故官不顯則禄不厚禄不厚則親不懽族黨笑之交游嗤之子教以毋為名高毋蘄通顯而以官庇民而已矣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曰吾固惡夫利之足以昏人智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君子之利也故曰心者神明竅也室之有竅以通明也嘗試以一葦塞之而正晝不辨矣今吾正賴此一竅以為吾用而輒起夫較計利禄之私此猶播糠眯目而天地四方易位也無惑乎吏治日隳而民生日蹙也坐視聖主憂勞於

上而不為良有司以應於下也夫牧民不仁非忠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而以族黨交游之唖笑為解者豈族黨交游固嚴於親而尊於君者也故學者不可不知輕重也取君親與族黨交游較則君親重取位祿與吾心神明較則位祿輕取千萬人之生與吾一身較則一身又輕而千萬人之生重古之人苟可以活千萬人則迂其身而為之捐其身而亦為之者輕重審也夫市道君子之所恥也君子之所以異於彼者以其心也若夫政績

有聲譽命下逮以吾之勤敏易朝家之位禄此理所必致者而吾復容心於其間則復與市道奚異焉而又奚以恥彼為哉故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以為一有憂貧之心則入於謀食而不耕而學乃其謀食之精者也然則學而期禄是農伯也仕而務達是市魁也君子恥之而又奚稱也或曰民利固有程矣國賦固有經矣循而督之無重輕矣節其喜怒無淫刑矣委蛇俯仰道之情矣奚必以官庇民哉

曰以若所言是不揣本而齊末也若亦知夫喜怒之所為蕩而淫刑之所為出哉淫刑生於喜怒喜怒生於委蛇俯仰委蛇俯仰生於官官重則不難乎以民為庇以民為庇則亦何所不至矣里有父子負布遠出者遇盜欲殺其子其父延頸承刃夫頸之不難而況其布乎今之牧民者重布而輕子也非果輕子也視民非其子故也吾為天下為民牧者必視民為已子而私之然後天下之生可遂也

謚法考序

王世貞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先王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略備矣至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偏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參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三請于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為吳也諸功臣死事者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終高帝世

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誼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代有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册曰不敢

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許也文臣之有榮願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懿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媼之有謚也自宣宗始也乳媼之夫之有謚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矣當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

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為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為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諭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為議而定三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衷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勲親臣公必謚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

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于先代勲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若馬永王効之類諫臣若楊瑄黄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勲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炳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

以諡諡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諡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瓚者易之以下諡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隲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序三十三　學類

學箴序　晉李充

老子云絶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絶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

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宏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辭蒞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論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

本末之塗殊而為敎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覿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愈篤離本愈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絶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敎之殺而不覩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宏旨會世敎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袪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

革象新書序

明宋濂

革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為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髯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别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

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傅文懿公立極敬畏之以為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齎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絶竟不知為何術倦遊而休泊然而亡遂葬于衢之龍游雞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歷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懼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

為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寖精至元為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律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没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為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歷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

參累代歷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為歷本即所定授時歷歷經歷議二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覩天之器其所著書逴逴與諸公胞合而無間者雖絶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予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扎瑪里廸音者

獻萬年歴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宫而分為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説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食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内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為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燼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歴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叙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心學淵源録序　薛甲

夫人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以成形而心涵其中以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主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有所知覺者皆心也心無不在者也心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並列於形獨以知覺之能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待之以成其用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以可貴者心為之也人有是形即有是心形以心貴故以心屬之人而命之曰人心人外無心也心一人也然心能以知覺

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而知覺不能使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之得其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之得其當者道為之也人有是心即有是道心以道貴故以道屬之心而命之曰道心道外無心也心一道也是道也具於中則謂之道發於外則謂之中心之有道猶木之有根而中其枝也言根則枝有可信不待發於枝而後知之言道則中有可信亦不待發於中而後知之也以其可信故謂之允執允執其中者治天下之道也

堯以之授舜明治天下之道在於心也而心學未之及也至舜授禹益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而心學備矣心之有學何也所以明執中之要也蓋中雖寓于道道雖寓于心而心則有形也形而非道則不能以自立而物得以誘之形為物誘人不成其為人矣人而非人將與物同不亦危乎故曰人心惟危然人心惟危至於道義所在則有藏於寂然之中發於卒然之頃而不可遏者如孩提而知愛見孺子入井而有怵

惕之心此心之萌擴之可以配天地充之可以保四海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此乃帝降之衷人所同具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者也以其淵深而不可測微妙而不可以形圖故曰道心惟微危之中而有微者存焉則形有所恃危者不至於危矣夫人同此心心同此道宜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卒莫能至者何也有此心而不能精也精之為言不以思慮雜之之謂也思慮不雜則心與道一并其形而忘之如舜之封山濬川治歷明時誅四

凶舉元愷無所不為而曰無為非不為也為者其心不為者其道也有為而無為者也文王處明夷之時終身悄悄無所不憂而曰無憂非不憂也憂者其心不憂者其道也有心而無心者也有心而無心有為而無為道用而心不用夫是之謂精精則不二而一於道矣心一於道則雖不言中而中之理已得允執之要在是矣是謂貞吉悔亡是謂何思何慮殊途同歸而一致百慮此心學淵源所自來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以此治天下

皐陶伊傅周召之臣以此相天下孔子以此師天下顔曾思孟之徒以此而繼其傳其道一也未有二之者也自聖賢不作學者無所折衷各以意見之私竊窺聖學意見所在千緒萬端惟其所是各自為說不合不公而道術遂為天下裂蓋有竊附于吾儒之無而欲絶物以求之者不知吾儒之無有而無者也無待有而顯者也離有言無則無無所寓矣棄君臣絶父子而漠然無情以是言無尚可以為心乎此離有於無之失也又有竊

附于吾儒之有而欲襲義以取之者不知吾儒之有無而有者也有待無而成者也離無言有則有失其原矣棄根本崇枝葉而虛偽日長以是言有尚可以為道乎此離無於有之失也間有知二氏之非而為簡易之學訓詁之學者雖其說自謂頓悟直截融會貫通而於德性道學之言終有所未合內外合一之旨終有所未明則亦無以窺心學之淵源矣善學者茍有志於道必也不求速化不膠耳目惟沈潛精一之旨而以吾心證之

則其是其非其得其失有莫能逃吾之良知者而心學之淵源端可識矣甲自蚤歲服膺聖謨參考經傳間有所得筆之簡端妄意撰次成書以就正有道而暮景侵尋終莫之能逮也爰遂裒集所言而附鄙見於此以為心學淵源録云渡河之筏不棄朽株後之君子倘有與我同志者當不以是罪余而諒余之心可也

巽峯林侯口義序　唐順之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得者論

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即器而道之為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然未若即古而今之為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即經而心之為至也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咏歌禮之數度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為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咏歌關雎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

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怳然神遊乎關雎猗那之間相與倡和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既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怳然神遊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肅然以斂也則是學禮

之時固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為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為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者之不為吾心耶故即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末非本而又何所逐耶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也然已權輿

乎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女為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為之説曰盍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為必絶去形聲文字與訓詁求之窈窈冥冥而後可以為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

侯曰義者侯之與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不以矯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其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為滯也其殆有見於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也二三子試致識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於羣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斂否耶是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在

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即此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窈窈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顓顓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敝也且夫滯經之敝淺而著離經之敝深而微滯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疏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

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刻既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餘冬序録序　何孟春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甯越問其友何為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越蓋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

朔上書髙自稱學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時已如此

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慇於作勞夜則甘於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末纔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鉉家亦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曁寶鼎於日之餘時之餘蓋有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官俸足自資雖鞅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性顧慵惰比當開卷輒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事謫官

南部幹局稍閒乃理舊稿乙酉冬閏既稡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林益多長晷四體不勤此心難恕明年乃命兒子仲方取舊稿而編輯之歲亦適丁戊子冬閏夫予之為學猶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為序遂題曰餘冬序録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失之虛度而況於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生之來問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

諭塾編序　許應元

諭塾編一卷督學葉公所輯以諭塾童子童子師者自學廢閭黨庠術之教不興慈讓恭敬婣睦孝弟之風希鈌寥絕吏治迂濶其事苟以為聲名不聞有所勸警而篤行之夫仁義陵遲刑辟滋多斷僇日有而罣誤不止靡上之風孅獷詐之俗成非獨其情之樂禍害而惡安利也孩稺所習耳目所聞覩漸摩使之然也夫粤之為鎛燕之函秦之廬胡之為弓車也豈獨其土性良哉幼而習之壯而衣食之雖欲不良為之不可得也夫人之

為善惡者亦若是爾在所常習而已鄙諺有之揉桑自
小然則童子之教豈細故哉豈細故哉夫惟睹於深微
可以語昭曠三復公之編予為顔忸怩不寧審已之治
其能達于斯乎聊因以著其大都云爾

苑洛先生志樂序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
絶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
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説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

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繇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為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學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

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所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謂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員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沈著之矣而

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末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為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

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為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畫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繇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繇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繇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

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而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蔡虛齋先生密箴後序 王錫爵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為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為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間呼與講學

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敎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斑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十年始大悟其向者言密之粗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卧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為默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

人自詈嘵嘵嘐嘐自戒老自悔愽自危知勝之為害也葢蔡先生没而其行世之書止於解經圖說為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縱辯自矜之士其書洸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已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為已而勝者非已也少以用壯勝辨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

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
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弇州讀書後序　陳繼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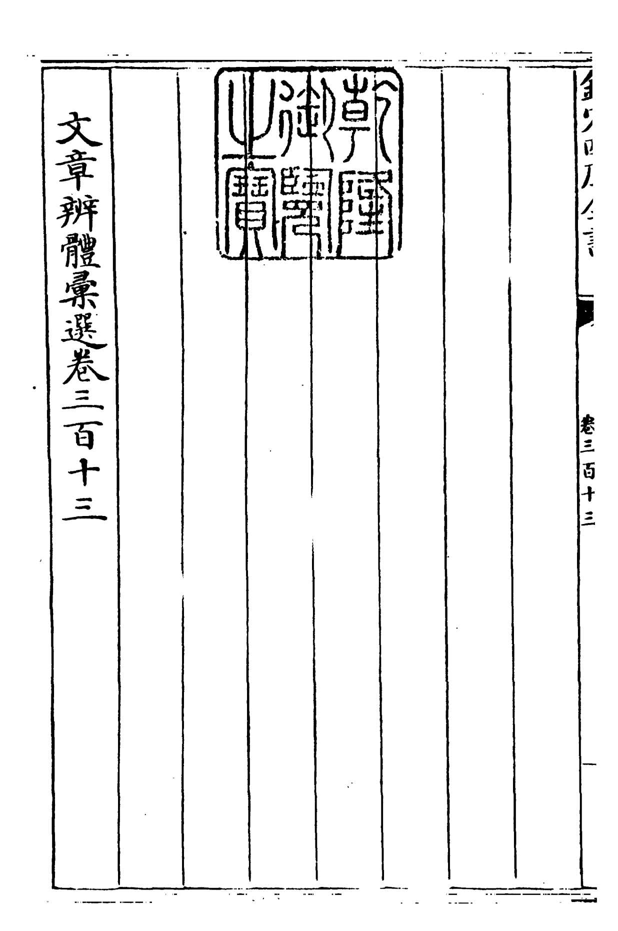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季所撰四部藁續藁所未載
也初刻續藁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餳者束殘書置
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冏伯
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
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

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閑仲校正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壁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敭歷中外納節遠近贄文徵文者無虛歲賔客觴咏無虛晷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于戢

身靖廬謦掃筆研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詧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聳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逴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臠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

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嘶悔于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一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己解頤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録古書即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為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令先生論著大約如吕氏讀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

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之書籍若存若亡奚足論哉閑仲為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婿也尤嫻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苦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人間足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三